



汗血马

黄河谣

● 张鸿疆 著

黄河人 命运多舛
悲欢离合

黄河大侠 爱与恨的交织
情与仇的宣泄

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

汗血马

黄河谣

下 卷

张鸿疆 著

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黄河谣 / 张鸿疆著. —北京: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

2006.10

ISBN 7-5057-2239-5

I. 黄... II. 张...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K29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02052 号

书名 黄河谣
作者 张鸿疆
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 新华书店
印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
规格 787 × 1092 毫米 16 开本
59.5 印张 1600 千字
版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
印次 2006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书号 ISBN 7-5057-2239-5/I · 597
定价 78.00 元 (全二卷)
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
邮编 100028
电话 (010) 64668676

策划  智美利达 www.bjzmlld.net

第一章 木者，水之子；木者，克土而生火。
——择自《中华五行碑》

梅花紧紧地扑在他的身下，手脚像蛇一样把他缠住，惊恐万状道：“你这鬼，要死呀！你命土象，我命水象，你克我呀——非要把我克死不可……”

河子听得舒坦，便学习李自成爹娘的榜样，在十里龙槽拼命地运动起来，发出野兽般的“嗷嗷”嚎叫：“我知晓，咱过了鬼门关，一切全变哩，命便不克，土和水融合，就会生哩——还要生娃哩……”/1

第二章 火者，木之子；火者，克金而生土。
——择自《中华五行碑》

河子追上去问道：“你对命象恁熟哩，快说说看，土和火有甚讲究？”

牡丹道：“咱俩命象最般配，你也不克我，我也不克你，没听人说‘火生土，爱千古；土娶火，最亲热’么？哈哈哈哈哈……”/44

第三章 土者，火之子；土者，克水而生金。
——择自《中华五行碑》

她浑身战栗，气喘吁吁，脸蛋热得像火炭，温情脉脉爬在他的身上，说道：“我不是鲤鱼——我命属木，是柴火，你这就把我烧成灰粉粉……”

底下的他，被她热浪似的呼吸灼得几欲发狂，“呼”地一声，从下面翻起来，将她压在身下，说道：“我命属土，咱把木灰跟土搅和在一起，捏成团团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永远不分离。”/98

目 录

CONTENTS

人间有鬼（第三部）

第四章 金者，土之子；金者，克木而生水。
——择自《中华五行碑》

河子被逼得直往后退，缩回拳头，想了想，忽然说道：“老早听五姨娘说过，你是金命，金命克木命——她一定是被你克死的！”

水仙听得直摇头，秀发旋舞起来，七彩的阳光在上面跳跃，仿佛开屏的彩裙，笑道：“净瞎咧咧，你脑子里都想些甚？照你这么说是金命，你是土命，土要生金，咱俩不但不克，而且命象最合哩……呵呵呵呵……”/129

第五章 水者，金之子；水者，克火而生木。
——择自《中华五行碑》

这时的河子，感到世界上的一切都毫无意义，但又找不出任何答案，就见眼前盘旋着无边无际的《五行图》。他是土命，居于圆圈中央，围绕他的，是金、水、木、火。

忽然间，他的心也旋转起来，觉得是他克了水命的梅花，梅花又克了火命的牡丹，牡丹又克了她妹子水仙，金命的水仙又克了木命的蓝花花……这圆环永无休止地旋转着轮回，昭示着宿命……/186

目 录

CONTENTS

上善若水 （第四部）

第一章 我一个黄河漂娃，这几十年皆在黄河上下飘荡，都做了些甚？净帮别人打打杀杀，而今眼目之下，鬼子打到家里来哩，哪有不抗的道理？我要自己打仗，自己抗日……/229

第二章 这难道就是文人的软弱性吗？我本来是想平等合作的呀！一步，接着一步，咋把我逼到了这个份儿上？/233

第三章 把山西的五大煤矿划归日本经营，这就是你们的好意？把天津港、青岛港、秦皇岛港等环渤海各港口划为日本海军基地，这就是你们的好意？把绥远到大兴安岭的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划归日本移民开垦，这就是你们的好意？/240

第四章 知道么？本司令为甚要把咱的队伍唤做抗日忠义军么？“忠义”是我爹的名号。想当年，他就带领义和团驱除鞑虏，血战沙场。而今鞑虏又来哩，咱就是要为先人报仇！/255

第五章 我认得你！你就是昨天在街上打抱不平的那位大河侠呀！镇上的人们皆赞誉你呢，戏台上还在演你行侠仗义的故事……/265

第六章 两千多年前，为避战争之乱，一帮人携妻子父老，来到桃花源，从此与外界隔绝，自得其乐，“不知有汉，无论魏晋”……两千多年后，咱也寻到了桃花源，真是不可思议！不可思议！/277

第七章 没错，我是当过伪军，甚至参加过中日文化友好会，可我没有坏良心，没有欺压老百姓，没有发国难财，没有把黄河炸开，没有把国家搞乱……/289

第八章 这五百个童子去东瀛，只能成功不能失败。为了办成此事，只能再派五百童女，阴阳平和，功效可以增加一倍……/296

第九章 悠着点吧！还是那句老话：对付这帮龟孙子，得有一点韬略。不然的话，大家都得白白送死。/304

第十章 混蛋，没出息的货！你是帝国的未来，帝国的希望，要记住这个信条：整个大东亚，都亟待你们去征服！所以要求你们必须入乡随俗，走到哪儿吃到哪儿，怎么可以吃故国食物！/312

第十一章 小鬼子们，几千年过去哩……你们回来，拿刀想杀老祖宗呀？这办不到……/322

第十三章 此乃华山派的当家宝贝，是一组雌雄合璧的双剑。那雄剑，我传给了你爹李忠义，他临终前又传给了你师父阎大浪；这一柄雌剑，是我用来防身的，既然你已学成下山，我就借给你吧。说好的，到时候可要还呀！ /332

第十三章 还记得我给你说过我爹死的事吗？他呀，就是吃了这种药，才被害死的……/340

第十四章 日本是个岛国，没有任何发展空间。你们这一代和下一代，要想生活好，就要到中国去。咱们和他们不分彼此，历史同根，文化一脉相承……/353

第十五章 这辈子算是开眼哩！没想到鬼子剥人皮，抽人筋，比野兽还残忍百倍啊！我是大河侠，不杀了那坂垣行三，誓不为人！ /362

第十六章 如此看来，咱摸着石头过河，路子是走对哩！这一座座大山，就是咱最好的战场：既能打又能藏，既能追又能逃；我打你时，就能打得着；你打我时，就瞎了眼！好好好，这买卖值！ /371

第十七章 到那时，我建议把满洲的731全部搬过来，建立一个全世界最大的活体实验基地，用科学全面支持咱们的圣战。 /383

第十八章 你咋恁傻呀！日本人说建桥是为给两岸百姓造福，可他们一旦建好，就会把部队运过河去，屠杀我们的父老乡亲啊……/392

第十九章 头儿啊，能和你在一起生活许多年，我已经满足了。只要不死，我写一本书，肯定比《鲁滨孙漂流记》精彩百倍。 /405

第二十章 放我们进去吧，让我们见证这一历史时刻吧！中国人民，是受战争之苦最深的呀……我们一定要看到这庄严的时刻，一定要看到杀人魔王的末日……/414

第二十一章 果然是中国的宝剑厉害，这可是秦始皇时期的文物，这可是正宗青铜兵器，怪不得大日本帝国会失败……/427

第二十二章 娘啊……我的亲娘！儿在叫你呢，你听见了么？娘啊娘啊，离开你，儿就像失了魂魄似的……/438

后 记 /462

第一章

木者，水之子；木者，克土而生火。——释自《中华五行碑》

梅花紧紧地扑在他的身下，手脚像蛇一样把他缠住，惊恐万状道：“你这鬼，要死呀！你命土象，我命水象，你克我呀——非要把我克死不可……”

河子听得舒坦，便学习李自成爹娘的榜样，在十里龙槽拼命地运动起来，发出野兽般的“嗷嗷”嚎叫：“我知晓，咱过了鬼门关，一切全变哩，命便不克，土和水融合，就会生哩——还要生娃哩……”

1 带着梅花，河子在黄河上下游历，脑中也如先人似的神骛八极，灵魂超于世事物外。

两千多年以前，也是战乱频繁，也是民不聊生，也是乾坤颠倒，也是日月无光，有一位白须飘飘的老者，骑着大象，遨游神州。说是在观赏风景，他却终日闭着眼。无论人们怎样揣测他、讥讽他，他都毫无表情，呆若木鸡。走着走着，从广袤的平原，进入山丘。这时，大象停了脚步，他方才张眼，仿佛从梦中醒来，审视一下险峻的关卡，高耸的山峰，运用真气，捋着白须，说了个‘化’字，那大象便因地制宜，依照山势，渐渐缩小身体，变成一头青牛，驮着老人家过天下雄隘——函谷关。把守关口的关尹知道老人是世外高士，非要逼着他开口说话，居然将他投入牢狱之中。万般无奈，他以笔代口，留下了五千真言。然后，骑着青牛飘然而去。老人家写的这些文字，如同字外箴言，又如同孩提痴语，关尹和当时的人们自然不能破解，但无论是朝廷还是民间，再想追随老人讨教时，谁也没能再见到他了……不知过了多少年多少代，在黄河纤班，却出现了一本《黄河行纤图》的羊皮书。据说，它是可以破解那五千真言的注书：如同《易经》之后，孔子做《周易注》；《水经》之后，酈道元做《水经注》；《四书》之后，朱熹做《四书注》……

望着滚滚滔滔的黄河，河子说：“那智慧老者，可是我的祖爷爷啊！我的身上，正流着他老人家的血液——如同这黄河，千年百代，生生不息。如若非要追个根本，我似乎应该去到纤班的……”

“你说甚？”骑在驴上的梅花，见河子望着河水，嘴里总在嘀嘀咕咕，就问道：“咋嘛？你还想拉纤啊？”

河子脸一红，笑道：“嘿嘿……整日里莫球事干，就自然会想从前那些唠唠事儿，像做梦似的……纤班？不去不去，我不去那儿，咱继续过这超然世外的生活，嘿嘿……神仙生活……”

梅花瞪了他一眼，嗔道：“这么多年，上面打得炮火连天，咱老百姓也活在仇恨和杀戮之中。我做梦都想过平平安安的太平日子，可你说是路上不消停，要保护我的安全，弄来两只盒

子炮，时不时还对着山崖上的树洞练枪法，哪像个过平安日子的人嘛！河侠就是河侠，改不了的，一颗心儿还想着打打杀杀！”

“乒乒乓乓……”梅花说得没错，此时，河子又对着高处的悬崖，挥手举枪，打下几个枣来，惊得鸟儿拼命狂逃，震得崖土纷纷落下。他见状仰头大笑起来：“哈哈哈哈哈……不知不觉过了几年，整日琴声悠扬，枪声铿锵，咱两口子一文一武，一柔一刚，优哉游哉，倒也惬意浪漫，像是神仙过的日子，哈哈哈哈哈……”

忽然之间，河子住了笑，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崖边的一个鸟窝，见嗷嗷待哺的小鸟儿，张着黄澄澄的嘴巴呱呱直叫；两只大鸟，并不怕人，十分夸张地煽动着翅膀，在鸟窝边上下翻飞，生怕人会祸害它们的孩子……看到这儿，他一言不发，脸憋得通红，加快了行进的速度。他想，虽然这样自由自在漂着荡着，不沾是非，身心舒坦，可自己也是男子汉呀，都三十大几哩，这天底下还没有骨血延续，难道还不如鸟么？这样一思忖，他惊出一身汗来：“我乃何人？我非我呀——这个黄河漂娃，真真儿是赫赫老子李耳家的嫡传根苗，理应担负起为这个家族传宗接代的重任啊！”

梅花见他有了心事，勒住驴头问道：“咋嘛？刚在河边的石凳凳上，给你弹过《洛神赋》哩，昨晚也没少下你爱听的《高山流水》，咋还不快乐？”

他望着她洁白长颈上的梅花痣，多少往事涌上心头，沉沉地说道：“咱得要娃哩！”

梅花脸一红，顺手夺下他的双枪，看也不看，扔进黄河，嗔道：“想要当爹，就不能恋这玩意儿——要多在我这一亩三分地上下工夫哩。”

河子枪被扔，正要发火，回头一琢磨，暗道：“这些日子，夜间都做了些甚？光推说又乏又懒，是在她肚肚上闹得不勤哩……”感到此话有理，就斩钉截铁表态道：“中！咱白天晚上好生操，我就不信……”

骑着毛驴，俩人在陕北高原自由驰骋，见道边倒伏着因年代久远而字迹模糊的杜甫诗碑，想像着那个可怜老头当年也是骑着毛驴，怀揣“至君尧舜上，再使风俗淳”的崇高政治理想，身处乱世之秋，悲天悯人，凄凄惨惨，遇花溅泪，见鸟惊心……而今眼目之下，我河子也处烽火乱世，也走这条山道，却蔑视儒家的入世哲学，抱着我道家的出世理念，所闻所思，真比当年游历这儿的杜甫老头儿惬意千倍万倍。

夜间，他不仅在梅花身上肯下功夫，而且在白天逢人便打听生娃秘方。

陕北人憨实，不管是种田的，还是放羊的，都会给他们出谋划策。老婆婆们热情地捧出红枣、花生、桂圆、瓜子四样，寓为“早生贵子”，又瘪着没牙的嘴，含含糊糊教导他们子时三刻，在炕上边吃边闹，再痛快也不能出声音，否则白费力气，神仙不给降娃。

汉子们大多不识几个字，扁担杵在地上，念不出个“一”来，可人家肚子里典故恁多，都神神叨叨地将房中秘闻相告：

说是战国时期，秦国有个叫缪毒的，神通广大，吃一盘金钱肉，喝一坛老酒，如鬼附身，就可以夜御九女而不疲——那家伙伸出来，有一尺多长，可以将战车轱辘搅得飞转，把秦王后乐得死去活来，愣为秦王连生两个弟弟，险些就夺去了秦始皇嬴政的江山。

又有人贴着耳朵告诉河子，想生龙子，就要在十里龙槽里淫闹；敢下壶口必生龙子——当年，米脂李自成的父母就是如此有了他，最后，他把明朝推翻，自己做了大顺皇帝。

……

这些秘方秘闻，河子听了便亢奋无比，特意来到宜川，要了一罐好酒，点了两个驴鞭，并让店家切成金钱钱肉片片，大啖大喝起来。

梅花见河子举动反常，要夺他的酒，骂道：“这一向，你是咋得哩？总也是鬼鬼祟祟，莫名其妙。咋嘛？琴也不听哩，曲也不唱哩……以我看，你这是鬼附体哩，人拉着不走，鬼牵着

就跑……”

河子继续喝酒，根本不理那一套，搂着梅花的脖子，硬往她嘴里灌酒，喃喃道：“嫌苦嫌辣也得进肚，这不是酒，这是仙药引子呀！”又把金钱肉往她嘴里塞，说道：“没听说么？鬼附体就可以生龙子哩！咱儿子当了皇帝，你就是太后娘娘，那日子多美气！”

酒足饭饱，河子说了声“药服过哩”，强拉起颤颤悠悠的梅花，就朝黄河奔去。

老远就听见雷声轰鸣，等接近十里龙槽，到跟前一看，俩人皆惊呆了：黄河从千里万里奔腾而至，到这里突然被挤在了一个窄窄的山峡之间，像是一条摇头摆尾的黄龙，在山谷间呼啸而行。河滩滩，遍布怪兽似的巨石，一巨石上面有两行斗大模糊的汉隶，不知是哪朝哪代，何人所留：

过得鬼门关

心想事成焉

河子不由大喜，运足了神气，叫道：“这大水叠天之地，便是‘鬼门关’呀！”于是，他激动地拉着梅花嚷：“快来快来，咱就在这里操——过了这一关，就能有娃哩！哈哈哈哈……没听人唱么？龙槽输精，壶口安魂，牝牡鬼门，龙子龙孙……”

梅花吓得腿软，河子便抱起她向前狂奔——愈近，见到的气象愈壮观，听到的声音愈雄壮。

这里，把黄河所有的能量皆汇集在了一起，铺天盖地的黄水轰鸣着、拥挤着、冲撞着……水气腾向天空，在太阳的照射下，显现出妙不可言的七色彩虹。

梅花害怕，连连摆手：“我怕，我怕死哩。虽说我是‘浪里仙’赵家的女儿，可我不谙水性；再则说，咱老家的黄河多平缓，而这里哪叫河么？简直就是天上银河倒灌哩……”

不由分说，怀揣神圣使命的河子，一把将她摔到细沙之上，命令道：“快脱！”

梅花惊恐地望着河子，大张着嘴，却说不全话来：“兽呀……我的天，他咋比兽还凶猛，我都快不认识他是谁哩……哪有这种闹法的……”

站在彩虹里，一股豪气冲天而来，河子仰天笑道：“快哉！快哉！天下黄河一壶收，果然不错！哈哈哈哈……黄河之水天上来……”

那些水雾，皆往他身上喷洒，如是烟云，如是甘霖，用舌头一舔，甜甜的。但是，风向一转，水气立马就干，只留下一身黄土细沙，就说道：“这就对哩，黄河，流的就是黄土嘛。”

望着这千军万马奔腾呼号，前仆后继生生不息的景象，河子顿时热血沸腾，浑身战栗，无法自抑。三下五下，他把衣服脱了个精光，在天地交泰的黄河壶口，第一次自我欣赏起来：觉得自己如此雄伟，如此健壮，的确具有撬动天下的力量呢！心里说着：“我是嫪毐，现在有个车轮，我也可以搅得它飞转！”想到这，大笑道：“谁说今不如昔，老子就比古人还英雄哩！”

狂着，吼着，他就见梅花蜷缩在沙地上，有一声没一声地喊叫着：“你发疯啊……你不想活哩……这可是鬼门关呀！”

这时的河子，仿佛获得了一股原始的力量。他猛扑上去，将戚戚哀哀的梅花搂住，两个生命立马合二为一。

紧接着，水面刮起一阵黄风，河子乘风前行，抱起梅花扑进龙槽，耳边好像听见祖宗在喊：“天地交泰！你要得龙子哩，天下大变哩……”

他也兴奋地应答：“我灵魂出窍哩！”

梅花紧紧地扑在他的身下，手脚像蛇一样把他缠住，惊恐万状道：“你这鬼，要死呀！你命土象，我命水象，你克我呀——非要把我克死不可……”

河子听得舒坦，便学习李自成爹娘的榜样，在十里龙槽拼命地运动起来，发出野兽般的“嗷嗷”嚎叫：“我知晓，咱过了鬼门关，一切全变哩，命便不克，土和水融合，就会生哩——还要生娃哩……”

突然，俩人被抛向空中，像一朵浪花似的直打旋儿——蓝天、白云、太阳皆转到了地上，黄河、山丘、原野皆翻到了空中。

这奇异的景色，引得河子欢呼起来：“今天，我可知道甚叫乾坤颠倒哩，美哉壮哉……”

“哗——”俩人被抛进浪花，“轰”地一声，又从浪花中飞出，如流星神矢，一泻千里。

这一刻，他们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，就粉碎了，消失了……然后坠入谷底，仿佛跌进了地狱……

一会儿，身子又在旋转，就像天上无心的白云，飘哪是哪，转哪是哪。

良久，河子才感到，那种上天入地的快感渐渐远去，睁开眼睛一看，发现他们已经跌下了瀑布，走出了漩涡，在浩瀚的黄河上飘荡。他不由得抖了抖身下，梅花却毫无反应；回头看时，见她的指甲已经扣在自己肉里，动一动身子，意识到自己仍在和她天地交泰，便踩着浪花，继续运动起来。瞅一眼怀里的颤抖着呻吟着的婆姨，他忽然想起她爹赵四爷眯缝着弯弯的象眼，曾经告诉他：“娃呀，知你为甚叫河子么？你就生在这河里呀！你爹是咱黄河九曲十八滩的大英雄；你娘是个神神，在昏黄的河水里生下你之后，喊着叫着就上了天堂……你道她说些甚？她把一河的泥浆搅得通红通红，声声唤着‘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’。这分明就是神谕呀！”想到这儿，望一眼惊心动魄的大瀑布，长吸一口天地之气，就仿佛汲取了黄河所有的能量和激情，疯狂无忌地在婆姨身上撒野，嘴里有节奏地呐喊起来：“闯过这鬼门，种龙便得龙……”

2 闹罢壶口瀑布，梅花已经昏死过去，河子这才知道心疼她，抱着瘫软如面条的身躯，说道：“快活转过来吧……知晓么？咱闹这场惊天地、泣鬼神之事，皆是为了祖宗呀！刚才，我就见到千年百代的先人们，皆拿眼睛殷殷地瞅着咱，还给咱加油加力哩——轰轰烈烈的声音，想必你也听到哩？”

见梅花不言语，河子便在岸边的窑洞里安住下来，每日继续买些金钱肉之类，硬往她嘴里塞。几天下来，人便缓过劲来，精神爽朗，脸红如霞，娥眉弯弯，边弹曲曲边说：“吓死人哩……我才不愿做那神鬼之事呀！听我劝吧，咱还是想着好好做人得了！要闹，以后仍然在炕上闹，又舒坦又安全。”

河子也有些后怕，就点点头道：“嘿嘿……这还不都是为了儿子么？”想想陕北人教给的得娃方法，忙将琴拿开，站在炕上，把梅花两脚倒拎起来，郑重其事道：“莫嚷莫叫，人家说，就得这样拎一拎，让龙水水往你肚肚里流得深一些才行！”又说：“从今往后，每天睡觉，腿腿和屁股，皆都要用枕头垫起来，听见没？”

梅花“扑哧”一笑，鼻涕喷了出来，说道：“你搞甚鬼呀？不好玩，不好玩，我不这样闹，难受死人哩……”

河子惊慌失措，手忙脚乱去捂她鼻子，眼睛瞪得老大，惶惶然道：“这还得了？腿腿拎太高哩，龙水水从鼻孔里流他妈的哩！快堵快堵，咋说也不能前功尽弃呀！”抓来毛巾，就进行抢救，整得梅花“咯咯”直笑，生生将鼻涕又吞下肚去。

为了要娃，河子把驴换成两匹陕北枣红马，沿着罗盘所指，不知走过多少山梁，翻过多少土崖，一路之上，立土如山，刀劈斧削，奇峰异涧，不胜枚举。

偶尔，望见一片绿意，俩人心里便充满了希望。策马前往，却见野草稀稀落落，绿不压黄，

不成风景。面对满眼的昏黄，满眼的苍凉，河子心中有种想哭的冲动。

九道道山梁来
八条条这个沟沟
我和妹妹相约黄昏后
……

忽然，听到有人在唱着什么。

走近一看，崖头躺着个汉子，头上扎着白羊肚毛巾，说是在放羊，其实是在晒太阳，嘴里有一句没一句哼着信天游，用以打发寂寞无聊的时光。

循着歌声，河子来到那汉子跟前，说道：“打问一下，这是甚地方？”

汉子脸色木木的，棱角分明，浓眉大眼，却无神无光，呆呆地瞅着前方，也不转头，半天才用浓重的鼻音回道：“绥德。”

河子想起人们所说的“米脂婆姨绥德汉，陕北这两宝最稀罕”那话，就见这汉子的确长得英俊，只是精神萎靡，神情木讷，觉得有点所言非实了。

突然，喧声乍起，对面坡顶，出现一顶红红的华盖大伞，接着传来了鬼样的歌声：

七月十五迎月亮
腰鼓专为鬼来唱
……

一声长调，仿佛给躯壳按上了魂灵，牧羊汉子脸上立马有了表情，将头羊往树上栓死，鞭儿一扔，连蹦带跳，喊着“闹哩闹哩”，朝坡上奔去。

顿时，尘土飞扬，人们从四面八方涌过去。就见百十条绥德汉子扎着白羊肚毛巾，身穿羊皮坎肩，腰系红绸带，腿捆人字裹腿，如同千军万马，在华盖一上一下的挥舞之中，打起了惊天动地的腰鼓。

咚咚锵咚咚锵
咚咚锵咚咚锵
……

河子还没搞清那汉子怎样混入人群，也没看准谁给了他腰鼓，更不知他是怎么系到腰上的，就听见如是壶口瀑布般的巨音已经响起，“轰隆轰隆”，直震得尘土飞扬，天昏地暗。

梅花吓得瑟瑟发抖，忐忑问道：“疯哩疯哩，他们咋的哩？”

河子说：“今儿不是鬼节吗？早听说绥德汉子猛，他们在娱鬼哩！走，咱赶紧去瞄瞄。”

山坡上，绥德汉子们腰鼓打得周天寒彻；山坡下，围满了婆姨、老人和孩子。他们皆捧着山药蛋、红鸡蛋、圆馍蛋等各种吃食，一脸的虔诚。更有四位穿红袍的长者，身上各显“东西南北”四字，头戴鬼面具，怪声怪调唱着：

开天灵开地灵
震落阳快迎阴
……

腰鼓声中，西边的太阳，连同彩霞，这便一股脑儿被震下山去。东边的土山梁梁上，冉冉升起一轮圆月。

晚风一起，绥德汉子的腰鼓打得更加猛烈，更加疯狂。他们摇头晃脑，且舞且打，威武雄壮，不可一世。

一时兴起，河子跳下马来，见一个绥德汉子崴了脚，正在一旁叹息，便上去与之商量，将他的行头换上，说声“我也来娱一把，让大鬼小鬼跟我乐”，兴高采烈闹了起来。

在黄河上下飘荡这么多年，这些玩意儿，如同戏呀曲呀，他一看就会了，一会就上瘾——起初三两下，似乎有点拘谨，有点怯懦，一旦跟上鼓点之后，就摇头摆脑，脚下生风，美美过了一把瘾，笑道：“好啊好，真爽快，闹起来比跑戏还舒服哩！”舞到牧羊汉子面前，就围着他边打边转。

那汉子也认出了河子，急忙“喝喝”地说，“来如惊风，去如骤雨”，与他起舞。

俩人一起舞到华盖底下，循着旋律，你打我的腰鼓，我打你的腰鼓，谁没有打着，就是输了——来来往往，斗过八个回合，招招惊险，棒棒有趣，人们看得拍手叫好。

那执掌华盖的豁牙老汉，瞅着他俩打得欢实，捋一把白胡子，笑着说：“今儿鬼节，尔等如此卖力，鬼爷一定乐哩！瞧这山都在抖，地都在颤，那是鬼爷在笑啊！”

在腰鼓催促下，圆圆的月亮越升越高，亮得愈发撩人魂魄。周围的父老乡亲，皆都匍匐在地，献上各种供品，虔诚地给鬼祷告，嘴里念念有词，不知道在说些什么。

“轰——”原来，那华盖竟是一支礼炮，朝着圆月放起一柱冲天烟花，炸开之后，人们疯了似的去捡飘飘洒洒的落英，皆在呐喊：“鬼祝福——快抢鬼祝福……”

河子也去抢夺——接到手上一看，却是一片剪纸。再细心瞅瞅，才发现是条龙。

这时，就听漫山遍野在喊：“我抢到虎哩……我抢到羊娃……我抢到了狗娃……我得了牛儿……”

梅花根本看不懂这儿发生的一切，也忐忑下了马，和妇女们一起抢起来，但最终甚也没得到，一问才知晓，这些纸片儿，便是人的十二生肖，得到甚便生甚娃。

知道自己得到了鬼的祝福，河子满心欢喜，喃喃道：“嘿嘿……这么说来，那一场鬼事真还闹对哩，我河子定能生个龙子呀！嘿嘿……龙子……”一边窃喜，一边卸下腰鼓和行头，向绥德汉子们连连道谢。

“砰砰……”正欢乐时，四野里响起了枪声，人们颇有经验地且喊且散：“快跑啊，抓丁的又来哩……丘八们又抢人哩……”

河子看见，一眨眼工夫，人们皆都躲向崖崖后、峁峁边、荆棘丛、梁梁下。“呼呼啦啦”，从坡底下包抄上来一群大兵，追着人们狂喊：“革命革命……别怕呀，快去革命！”

许多年来，见到这种情形太多了。河子急忙让抖抖瑟瑟的梅花站着别动窝。回过头，就看到大兵们已经抓了三个打腰鼓的汉子。

而那梗着脖子喊“我不去，我不革”的人，正是自己认得的羊倌。他不由自主冲上去，“忽”地来了个“倒拔竹竿”，将几支大枪揽进了怀里。

大兵们突然遇袭，呆若木鸡，糊里糊涂就被缴了械；羊倌和被抓的人也大吃一惊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。

“哗啦”一甩，河子把几杆大枪扔下崖涧，然后冲大兵们喊道：“革球哩？老子在这，你们便抓不到人——还不快滚！”

如是得到了特赦令，他们连连求着“大爷饶命”，屁滚尿流，拔腿便逃，一会儿就在山沟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

羊倌得救之后，一下跪在地上，眼含热泪，声声唤着“恩人……”其余俩汉子也跪了下来，

频频给河子磕头。

河子赶紧将他们扶了起来，一番寒暄，知道这浓眉大眼的羊倌唤做虎娃，比他瘦高些的唤做狮娃，墩一点的名叫豹娃；三人是堂兄弟，家境贫寒，无地无产，皆在给人家做活计。

河子把三兄弟安抚了一顿，说道：“天下大乱，时时打仗，处处革命，天天抓人，老百姓活人真难呀！”

虎娃擦去泪，瞪着大眼睛说：“是啊是啊……”，听见马儿咳咳直叫，又说：“敢问恩人，你带着婆姨，也是避战祸的么？”

河子想了想，不置可否地笑道：“谁能抓住我？我……我要娃……”说着，见梅花正注视着他们，就取出自己先前接到的鬼符，拿给三人看。

狮娃个儿高挑，弓腰瞄着纸龙，对河子说：“恩公呀，你拿反哩，这上面有方位呢。要求龙子，该向北的，该冲着天上的北斗七星走哩……”

谢别三人，河子心中充满了希望，向圆月深深地鞠了一躬，说声“谢谢哩”，带着梅花，毫不犹豫朝北而去。

行了一程，他回头望时，见山坡之上，憨实淳朴的虎娃、狮娃、豹娃，仍然跪在那儿，如银似水的月光之下，他们像是三座朦胧的山峁峁。

3 得到鬼祝福，两口子在绥德度过了一个神秘的鬼节。河子不见梅花肚子有任何反应，一时急了，念着鬼符上的箴语“北斗北斗，想有就有”，便带着她继续向北进发。

日头懒散，阳光无力。沟沟坎坎之中，本已极端稀少的树木，也渐渐变黄，开始落叶……

一天，他们掠过土崖头，攀上山梁梁，来到一个古怪奇罕的地方。

这里的窑洞，敞开着大门，灰土土的门槛之上，坐着一个个木呆呆的汉子——他们都是瘫痪，走不了路。

河子早就听说，这一带由于远离海洋，食物中缺碘缺钙又缺盐，才造成瘫痪景象，不由脱口而出：“呀！这是到了米脂境地哩！”

两口子勒紧马缰，放慢脚步，从一溜溜窑洞前经过，望着那些痴痴憨憨的汉子，仿佛进了地坟冥府，他们皆像死鬼，眼珠子连动都不动一下。

梅花瞄得浑身起了鸡皮疙瘩，凄惶地说：“死一般的，天下咋还有这样的鬼地方？”手心出汗，在口袋里捏着合和玉，用以平息心中的恐惧。然而，抖瑟中却将那玉掉了，惊道：“快呀，赶紧拾起来吧！”

河子见状，有点生气，瞪了她一眼道：“咋就这么惊慌？怕球哩！”勒住马头，对门槛上的一位蓬发汉子求道：“劳驾哩，帮我把那劳什子捡起来，行么？”

那玉仅离汉子一两步远，而汉子却懒散地向地上瞅了一眼，叹口粗气，将胳膊上的尘土吹落下来，然后缓慢地摇了摇头，并不动弹，更不伸手。

梅花说道：“举手之劳呀，求求你哩……”

这一回，汉子连脑袋都懒得动一下，充耳不闻，竟然闭上了眼睛。

“呀呀……他瘫着哩……”这时，从窑洞里闪出个少妇，三十来岁，身材丰腴，眉目清秀，脸蛋红扑扑的，一头黑亮乌发，打着菊花髻儿，似乎还插了根好看的簪子，阳光照在上面，闪闪发亮。她从地上捡起合和玉，迈着轻巧的步子，来到马前，交给河子后，痴痴地望着他的脸眼身板，说道：“真养眼呀，好一个威武雄壮的汉子……”接着笑道：“呵呵……咋还喜欢玉呀疏呀？呵呵……相公，如若不嫌弃，快快下马来，请到我家喝口水，如何？”

“不不……”梅花急忙表态：“咱赶紧走，到了前面客栈再说！”

河子说了声“谢谢”，掠过这瘫汉美妇之家，正驱马往前走着，一阵旋风，从他们身边刮过。只见一彪汉子，穿着皮大氅，骑着黄骠马，喊着“闪开闪开”，呼啸而去，腾起团团尘土，迷了河子的眼，暗道：“做甚的？好凶哩！”

尘埃落定，他发现路边门槛之上，瘫汉们仍旧死死地待着，任由尘土落得满头满脸，谁都不动，仿佛各家长年累月供着的土神神。

那帮骑士是从河东过来的。河东人和陕北人不般同：虽然他们也用白羊肚毛巾包头，但陕北人的毛巾，在头顶上打结；而河东人的毛巾，却在后脑勺打结，远远看去，像是一个个驼背老太太。

这些河东人，是一个妨姓大户派来的。他们目无旁骛，径直到写有“蓝记”的小铺前下了马。

小铺是依窑洞朝外延伸搭起来的。铺前瘫着掌柜蓝老汉，像一截枯朽的木头，任凭马鸣咳嗽，却纹丝不动。

女儿蓝花花见有客人到来，急忙从铺里端出清水，嘴里念念有词“恭请贵客，歇脚快坐；愿住便住，不住先喝……”热情招待这帮汉子。

他们并没有坐下，皮大氅扫着地面，尘土腾起，五个人将蓝老汉围在了中央。

捋下毛巾擦着汗水，有一个名叫兴娃的后生，故意咳嗽几声，上前说道：“蓝爷，这些年来，我们妨爷甚也不想，天天念叨着你哩——你这瘫痪，成了他老人家的唠唠心病哩！”

蓝老汉脸眼冲天，目光散淡，稀疏的山羊胡子，像是一缕蒿草，胡乱挂在下巴的皱纹里。他一句话也不吭，甚至连身子都不肯动弹一下。

兴娃见他死不言语，拗气十足，便大怒道：“咋嘛？咋嘛？你这老东西，还装义士哩！说是决不白要二十亩坡地——回我的话，你那五张羊皮呢？”

蓝老汉像是根本没听，拿眼瞥了一下兴娃等人，嘴角不经意地向上翘了翘，似乎发出“哼”的声音，神情超然世外。

“嘿嘿……”河东汉子皆姓妨，有个叫金娃的望着红扑扑水灵灵的蓝花花，笑道：“蓝爷别装蒜，我看你这铺子根本就没有生意。如若不行，把你闺女抵上也成啊！哈哈……”

蓝花花正在给他们倒水，听见那话，气得将海碗“咚”地墩在桌面上，把大辫子往身后一甩，就转头回了窑洞里，再也不肯出来了。

米脂历来出美女。

黄河沿沿的汉子，许多人走西口、下关东，挣了银子后，首要的事情便是娶一个米脂女人当婆姨，过一世幸福美满的红火日子；而那些达官贵人，巨贾豪商，大凡纳妾呀，娶姨太太呀，作为首选的，也是艳名飘香的米脂女人。

这儿的女子，个个都丰满美丽，仿佛是撕来了朝霞做皮肤，两个脸蛋像太阳，充满了生命的活力，展示着青春的灿烂——任何地方女子的脸蛋，也没有这般彤红，这般润泽，这般迷人。

蓝花花更是生得标致之极：一双水汪汪的毛毛眼下，鼻梁挺拔，嘴唇嘟起，愈显得性感撩人。

兴娃继续说道：“怎么样？蓝爷呀，你老人家总不开腔，我们要给妨爷有个交代才行呀。”

直到这时，蓝老汉的眼珠才动了动，拄着拐杖，颤颤巍巍地站起身来，开始说话：“谁懂世情？是你们么？小子们，你们不是非要带东西回去么？我给！我给！”顺手从案子上举起菜刀，对着自己的腿杆就要砍下去。

兴娃和河东人吓煞了，连连喊道：“蓝爷，使不得呀，万万使不得呀……”

蓝老汉说道：“哦，我是瘫痪，这条腿抵不了债……”话没说完，将胳膊垫在案子上，执

菜刀的右手一抡，就将左臂砍断。接着，扔掉菜刀，从地上抓起那条一头冒血一头痉挛的胳膊，“呼”地扔到河东人面前，说道：“你们走吧，咱两清哩！”

陕北人的迟钝，如同笨重的高原；蓝老汉断臂还债的情形，村邻们皆没围拢上来观看或相劝，只有一两个外乡过客驻足遥视，敢怒不敢言语。

河子赶到这里时，河东人已经离开。他见蓝老汉流血不止，脸色苍白，几欲晕厥，急忙从褡裢里取出河侠纤班的药葫芦来，赶紧救护。

蓝老汉闭着眼，说道：“相公，要住店就在一边老实坐着，不住店就赶紧走你的路，别来可怜我。”又摇晃着脑袋说：“你莫本事止血，瞎忙活个甚？”

河子不管那一套，身手利索地又是敷抹，又是包扎，梅花也悄没声地上来帮忙。一会儿工夫，说声“好哩”，就收起了他的宝贝药葫芦。

“如此看来，你还真有手段哩……”蓝老汉张开眼，表情毫无痛苦，把河子上下打量了三五遍，许久才说：“甚神药，哪来的？”

河子岂肯将河侠秘密轻易示人？他“嘿嘿”一声，含含糊糊道：“老人家，伤口无甚大碍，过几天就会愈合的。”问明情况之后，他顿时火冒三丈：“五张羊皮，竟要人一条胳膊，天下哪有这样的理？”

经他这样一吼，把蓝花花引了出来，猛见老爹成了如此模样，惊恐万状，扑上去恸哭不止：“爹呀，再别念叨那兄弟哩，他们不是人，咋能下得了这狠手呀！呜呜……我的爹呀，你有个三长两短，叫孩儿咋在世上活人呀……”

梅花也说道：“甚怪事儿，甚恶事儿，这回皆看在眼里哩！甚世道呀，还有没有王法？”忙不迭一边照顾重创的老人，一边安慰死去活来的女娃。

河子跺脚道：“你们等着，我讨个说法去！”说着一转身，跃上马背，箭似的冲河东而去。

蓝老汉挥舞起唯一的胳膊，沙哑地叫道：“相公，该干甚干甚，这不关你的事……”话没说完，他一头栽下去，就不省人事了。

……

一顿狂奔，腾起串串烟尘，红马变成了黄马。河子追了一天一宿，来到黄河的“三过渡口”。

当年，天地混沌，洪水横流。大禹受命治水之时，这儿是他的大本营，也是得天启之地。据说，为了神州得以安定，百姓得以生活，大禹舍下新婚三日的妻子，一心一意根除灾难，曾经三过家门而不入，在此地勒石铭志，发誓事不成功，永不还家。所以，后人为了纪念他，特将这个渡口命名为“三过渡口”，并把他当年理水时运用的“金木水土火”五行法宝镌刻于石柱之上。

这古老的渡口，连接着陕北和山西，由于历史久远，许多遗迹早已湮灭，只有一通汉代“三过碑”，记载着大禹的千秋功绩，以及一溜残存着古老纹饰的拴马桩。

河东人把马吆上大船，正准备过河，河子已追了上来，喊声“慢走，爷爷有话要说”，一踩马蹬，来了个“齐天筋斗”，翻上大船，稳稳落在河东人的马背上。

兴娃还莫搞清是甚事，就被河子一把揪住了领子，急忙惴惴问道：“咋嘛，咋嘛！你是何人？我们无冤无仇，你想干甚？”说着话，他打了个嗝儿，嘴里便喷出浓郁的醋味来。

河子说道：“还敢问？我是你爷爷！”就来了个“倒拔萝卜”，一连几下，将那帮夯汉从船上生生拔起，扔到了船边。然后，他从马上一个“平步青云”，接了个“鲤鱼打挺”，落在岸上，脚下生根，指着那些河东人吼：“五张羊皮，要下人家一个手臂？我是来讨现成说法的！瞅着我，看咋办吧？”

河滩上的夯汉吓得屁滚尿流，忙爬起来，跪成圈儿，连连求饶。

金娃和银娃哀告道：“这是遇上河侠哩！河侠开恩，河侠饶命……不是我们要，是那倔老汉硬给啊。我们如若有一半假话，河侠便千刀万剐，我们也毫无怨言……”

河子打断他们的话，说道：“算你们明白！既然知晓河侠从来就擅打抱不平，尔等也要用一条腿换这条胳膊，才算公平！”

兴娃听得头皮发麻，汗也出来了，泪也下来了，抖抖瑟瑟爬过来抱着河子的腿哭喊：“爷爷呀……河侠饶命！其实，这并不干我们的事呀！我才叫咸吃萝卜淡操心哩，胡乱插了一杠子，惹下一个大乱子，还不知回去咋交差呀！我他妈的不是人，真真正正悔死哩……”

河子踢开他，吼道：“闲屁少放！这样吧，我就不要你们的腿哩，要一只脚……算哩算哩，至少你们要留下一个脚指头……”话没说完，容不得兴娃再次告饶，一脚荡开此人的鞋子，拔出短剑，“嗖”地一声，卸下一根脚指头，拿在手里看一看，挥手道：“你们滚吧！”

兴娃疼得哭爹叫娘，匍匐在地，给河子拼命磕头；金娃银娃等河东汉子也一心两用——一边为兴娃包扎伤口，边跪着说话：“河侠开恩哩，河侠慈悲呀……我等这回长了记性，日后只做善事，再也不敢作恶事哩……”俩人又埋怨起了兴娃：“这算甚鸡吧事？本来好好护村就得了，你偏拉我们来，说是要立下一功，结果才是偷鸡不成反蚀米，看把自己害成个甚？你呀你……”

河子看也不看，策马离开了“三过渡口”。

4 返回后，河子下马。只一跺脚，浑身的黄土就扑扑嗦嗦往下落，身躯好像雪后飓风中的一棵苍松——雪落而树挺。他胡乱抹把脸，才在颈脖上显出眉眼鼻子来。马儿也咳咳地叫着，抖一下棕毛，更腾起一团黄尘。这时，仿佛在云雾之间，凿凿传出话来：“看，这便是河东人的脚指头！老人家，你那帐，我给你算清楚哩！”

瘫坐在门槛上的蓝老汉，抖抖地接过那血乎乎的劳什子，顿时大惊失色，胡子在下巴上一颤一颤，嘴里却发不出一个音来。道旁的那些窑边边，似乎有几个女人，半边脸藏在门后，半边脸偷偷地朝这边窥视，嘴里还嘀嘀咕咕，不知唠叨些什么。当蓝老汉转过头去，那些半边脸迅速消失了。

河子只觉得气氛死寂，并没有注意到这些。他正要从窑里唤出婆姨，离开此地，胳膊却被蓝老汉一把抓住，说道：“我都安排妥哩。如不嫌弃，就在鄙店住下吧！反正这儿莫人来，空着也是空着……”抬抬被包裹的断臂，又说：“既然救人，就该救到底。我信赖你，希望贵贱把我的伤口治好。这样，才算是真河侠哩……”

正说着，蓝花花不知何时出窑，已经到了跟前。她用红扑扑的手儿捋捋刘海，厚厚的嘴唇抿了抿，小声说道：“皆拾掇好哩，饭食也莫问题！”见老爹点了下脑袋，她辫子一甩，不多说，转身离开。

河子见天色向晚，就跟她来到隔壁窑洞；见里面虽然黑糊糊的，倒也宽敞，梅花早已在炕上歇下，包袱和瑶琴摆放得整齐有序，见河子回来，猛地弹起，叫道：“哎呀呀，才两天工夫，咋就瘦成鬼哩？土头土脸，像是从坟里钻出来似的。”

河子伸出手道：“胆小个球哩，你瞅瞅，我手上沾的皆是人血，像不像厉鬼？哈哈哈哈……我来抓你去冥府哩。”

梅花可不敢这样浑闹，抱头尖叫起来：“哇，我最怕血，别再吓我哩！”

“咚”地一声，河子那血乎乎的手没能抓住梅花，却将立在炕边的蓝花花撞倒，急忙前去搀扶，低头赔礼道：“哦哦，我咋忘哩，你还在……对不住，吓着了没？”

蓝花花并没气恼，站起来后，瞅瞅龟缩在炕角的梅花，“扑哧”一笑，忙用手捂住白生生的牙齿，说道：“我不怕鬼。”然后一转身，一边向外走，一边嘱咐他们快些洗洗，准备吃饭。

他们住的，是陕北特有的居所，谓之阴阳窑：前半截是用砖木盖起的房子，后半截是打进土崖的窑窑。这样，既能进光通风，又能保障冬暖夏凉。

河子用了五盆水，才洗去征尘和血腥，说道：“这地方鬼气森森，我给蓝老汉再上一回药，咱明日就走。”

梅花却说：“走啊走，这都几年哩，何时是个尽头？”身体懒散，打了个哈欠，又说道：“依我看，还是在这儿歇歇再说吧。昨晚你不在，我心里寂寞，弹起了《秋空飞雁曲》。本是倾诉自己心声的，你猜怎么着？一曲终了，就感觉到窑外有好些人在谛听哩。披了衣衫，出去一看，有七八个年轻女子，皆都呼啦哗啦迎了上来。那位给咱拾起合和玉的，更是热情非凡，一把拉住我的手，就叫了起来：‘哎呀呀……甚曲曲？恁好听哩。既然来哩，就在咱这住下吧！’其余的女人，也都亲亲密密，热热乎乎，非要让我表态留下不可！”

“你咋答复的？”

“我告诉人家，要等我男人回来再定。”

“哦，这就对哩！”

想了想，梅花忽然说：“你还嫌这儿死寂，人皆麻木。知道么？你的一举一动，皆装进了人家的眼窝窝。她们在我跟前，美美地夸了你一场呀！有说这人仗义英武的，有说这便遇着河侠的，有说这样的汉子天下少见的，有说你惩恶扬善是个伟丈夫的……”

“扯淡！”河子打断了梅花的唠叨，俩人相继出窑，美美地吃了一顿蓝花花做的米脂河捞面。这就见那位拾玉的女人将蓝花花唤向一边，嘀嘀咕咕说了一会儿话，又笑容可掬来到河子面前道：“大河侠，你可回来哩！刚才我与花花商议过，她一个姑娘家家，照顾你们吃住怪羞涩的，也放不开手脚。这样吧，反正我整日闲着没甚正事可干，就过来给你们做吃喝。唠唠话儿，听听琴声，心里就跟升起了太阳似的，好不豁亮呀……”

“不嘛，我还没答应哩！”蓝花花嘟着嘴儿，说道：“姑啊，不劳烦哩，我能行呀，真的会照顾好客人的。”又进一步道：“再则说，他们还是我家的恩人哩……”

拾玉女人捋了捋腮边飘荡的一缕秀发，打断她的话说：“小姑娘家家的，咋敢在人前抛头露面？你该准备绣活嫁妆，才是正事呀。看看你老爹，也是个瘫痪，又不能帮你张罗。到时候丢人现眼，哭就来不及哩！”

蓝花花被说得两腮通红，勾下毛脑袋，不知接下来该干甚了。忽悠悠地，就听门槛上沙沙哑哑传来一句话，仿佛是陈年门窗吱咕作响：“娃她姑，这儿的事就用不着你操心哩。”

“哦哦……”那女人朝向门槛，对一动不动的蓝老汉点点头，边退边说：“我也是好心想帮忙呀！谁叫咱是亲戚呢？嘿嘿……既然老爷子发话，我就回家图个清闲吧……”又对河子和梅花说：“别见外呀！有甚不方便的地方，有甚不明白的事情，尽管唤一声黄爱玉——或者唤一声蓝雄伟家的，我就听见哩，自然会随叫随到。快瞅瞅，我就住街边斜对门呀，方便得很，方便得很……”

望着这女人风风火火的背影，河子笑了，心里暗道：“有趣有趣！她给我拾了合和玉，她名字居然唤作‘爱玉’！她丈夫是个瘫痪，死木头似的，连一步都挪不开，居然起了个‘雄伟’的名儿！嘿嘿……有趣有趣……”

吃罢饭，蓝花花一如既往地到她窑里忙活去了；蓝老汉也拄着拐子，鬼影似的从门槛上消失。

梅花说了声“想听么？”就特意洗洗手脸，将自己做了一番必要的梳理打扮，整顿好心情，“丁丁咚咚”试弦调音，准备弹琴了。

河子躺在炕上，静静地听着，说道：“今儿，这音能进到心里去，我想听《高山流水》哩！”

梅花住了手，给他端来水，递上毛巾，望着他洗净擦干，点燃两炷香，然后说道：“这可是圣曲呀，须焚香沐浴才能听哩。”又说：“其实，这还远不够，你真应该双腿跪地，像迎神神